第壹章 触摸人性：关于自己的人生解答

人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方程？换句话说，人生的意义何在？是像风一样轻飘，还是像雨一样淅沥？是像登高山一样喜悦，还是像沐浴阳光里一样快乐？我们要解答这样的问题，一定是困惑而苦恼的。实际上整个生活的意义全在于自我的一种感觉，每天都活出自己的感受，你就能得到五个字——“充实即快乐”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生活是一部大辞典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读方式，有不同的收获！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部辞典，所以尽管心中有无数莫名的惆怅，也不能回避。

一、论许愿

蒙　田

蒙田（1533—1592）是法国著名思想家、作家，被认为是开启法国一代的思想巨人，其名著《散文集》表现了他对人生最为深邃和深广的解释被称为“人生中永不生锈的思想钻石。”

1

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租赁的

与许多人相比，能触动我的事物，能使我留恋的事物很少。我十分留心通过学习思考，提高我这种无动于衷的特权，这种特权在我身上已自然而然有了进展。我赞成的东西少，因而学的东西也少；我视力清晰，但我的视线只停留在极少的事物；我

感官灵敏却怠惰；我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均嫌迟钝。我尽所能把一切利用于我自身，在此问题上我要克制我的情感并乐于支持我的感情。我虽熟谙此道却受人摆布，我对此的支配权远不如命运对此的支配权。因此，连我十分珍视的健康，都能有必要不抱希望，当然疾病也并不热心关注身体。在憎恶痛苦和酷爱享乐之间本应适度，柏拉图曾为我们安排了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道路。

我在竭力对抗使我不能专注自己的寄托于别处的情感。依我之见，人要顺应他人，但只应献身于自己。如果我能轻轻松松抵押我的意愿，并使意愿适应这种抵押，我是不会坚持抵制的。我太脆弱，出于天性和习惯，激烈争论最终只利于我的敌手，争论的结局会使我的狂热纠缠变得不光彩，这样的争论和结局都将残酷地折磨我。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直接伤害人，内心绝无力承受好管闲事者经历的惊恐和激动，我的灵魂会因我内心的不安而立即崩溃。如果有时我被迫掌管某些外部事务，也不是那种管到肺腑心肝、与之混为一体，而只是照料。我绝不热衷！我看那些事，但绝不盯住死看。我需要办的事颇多，个人也有众多揪心到血脉里的事务需

要处理，哪里还容得下外部之事。我对纯属个人的日常事务兴趣很浓，当然不会再招揽外部的事。明白自己欠自己多少情，自己该为自己效多少力的人都认为这些已足够他们忙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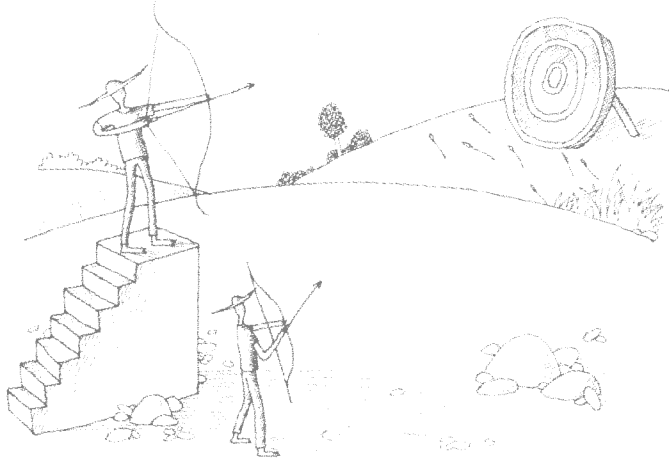
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租赁的。不为自己而为他人屈从的人具有很高才能，他们家里住的并非自己而是他们的房客。这种普遍存在的性格使我不快。人必须珍惜自己心灵的自由，只有正当理由才能使我们抵押这种自由，只要我们正确判断事物，会发现正当理由寥寥无几。那些习惯于受人支配的人，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，无论大事小事，无论与已是否有关。哪里有困难，哪里有责任，他们都一律插手，他们心里不乱便活不下去。“他们只为忙碌而找活干。”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之远，因他们不能自我控制，如石头坠地，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。在有些人看来，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。他们的思想只在动中求静，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。他们对朋友热心殷勤，对自己却十分厌烦。没有人将钱分发别人，却会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。我们对时间和生命挥霍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

为了射击到位，弓箭手瞄准目标总超过靶子很高

命运愿意在特殊情况下分享我的晋升以贡献自己一份力量。这绝非徒劳，因为在科林斯的使节向亚历山大献出他们城市的市民花名册时，亚历山大对大使们不屑一顾，而当大使前来向他陈述酒神巴



克科斯和大力神海格立斯如何列入此户籍登记簿时，他又亲切致谢。

任职后，我忠实自己，如我感觉到的那样：没有记性、没有警觉，没有经验，没有魄力，没有仇恨，没有野心，没有贪欲，没有激情。这是针对他们对我的期望而言的。促使他们作这决定的因素是他们对先父的了解和对他信誉的怀念。我很抱歉，眼下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对我友善的印象，因为昔日先父主持这个城市时，曾使他们产生对先父友善的印象。童年时，我曾眼见父亲日益苍老，他在公众事务的纠缠中，心灵受到痛苦的烦扰。在担任公职之时，衰老曾使他长久依恋家园，他对他的夫妻生活和他的健康也掉以轻心，长年为公务作艰苦的旅行而不能脱身，也使他忽视自己的生命，甚至考虑以身殉职，加之他天生宽厚仁爱，再没有比他更慈善更得人心的人了。这种生活方式，在别人身上我可以赞扬，个人却并不愿效仿。父亲曾说人必须舍己为人，而个别人无论如何不能与总体相提并论。

那些规矩和箴言总希望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放弃自己，以达到良好效果的目的。因为圣贤先入为

主，认为我们都过分依恋自己，而这种依恋又十分自然。因此他们订规矩讲箴言都不惜一切。圣贤不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按事物有利于什么进行说教，这并非新鲜事。真理有妨碍我们、对我们不利、与我们不相容的一面。我们需要欺骗别人从而达到不自欺的目的。这需要蒙住自己的眼睛，麻醉自己的理解力并改善自己的视力和智力。当他们命令我们超前于事物三度、四度、甚至五十度去爱时，他们是在模仿弓箭手的射击术，为了射击到位，弓箭手瞄准目标总超过靶子很高。

3

不为别人而活，就是不为自己而活

虚假友情使我们贪图荣誉，追逐知识、财富以及珍爱毫无节制的东西，像我们肢体一般的东西，也非追逐奢侈享乐的不得体的友谊，这样的友谊像常春藤常见的情况，不会腐蚀并摧毁它紧贴的墙壁。那是一种有利于健康、有规律的、既有益又有趣的友谊。谁明白这种友谊的义务并尽此义务，谁

就属于文艺女神的殿堂，他就已达到人类智慧和幸福的巅峰。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，他在自身生活的角色中感到应当实行他人和社会的惯例，并且以此在相关的范围尽职尽责，为公众社会作出贡献。

“你是自己的朋友时，记住，你就是众人的朋友。”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正因如此我们才相聚于此。如果有人不过正常而洁身自好的生活，却以为引导训练他人过这种生活便尽到了义务，那一定是蠢人。同样，谁抛弃自己正常愉快的生活而去为别人效力，那么他也是不近人情的。

这是外部引起的偶然情况，思想上却永远平静健康。不是毫无作为，而是没有烦扰，没有狂热。单纯行动并不费劲，连睡梦中都可以行动。然而一行动就必须谨慎，因为人的身体承受的负担正是大家根据负担本身的情况为他设立的，而他的思想却往往扩大加重这种负担，并且想加到什么程度就加到什么程度。人们做同一件事花费的力气不同，意志力集中的程度也不同。多少人日复一日前去为战争冒生命危险？多少人日复一日投入胜负都不影响

他们安眠的战役里？有的人身居家中，远离战争危险，甚至不敢正视此种危险，却比在战场流血卖命的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更感兴趣。我曾做到参与公务但不舍弃自己的一分一毫，为别人效力但不剥夺自我。

激烈的渴求于事无补，反而会妨碍人的行为，使我们对不顺之事或对发生的事焦躁不安，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，满腹狐疑。一个人受着事情左右和驾驭，便永远办不好事情。判断力强的人处理事情必定轻松愉快。他装假让步，视情况需要任意推迟一切。他可以失误，但从不苦恼，从不悲伤，并作好全面准备从头再来。他在前进中永远掌握行动的自由。

在愿望强烈、专横、如醉如痴的人身上可以见到大量不谨慎、不公正的表现。他强烈渴望必定压倒一切：行动必然莽撞，如果运气不好，效果必然微乎其微。人生哲学要求，在为所受冒犯而惩处对方时需排解怒气。这并不是要削弱复仇，而是为复仇更能击中要害增加分量。愤怒不仅扰乱思想，还会自动使惩罚者疲乏不堪，愤怒之火会减弱并消耗力量。

让心灵承受太多，便会妨碍心灵理解并把握事物。有些事只须展现在心灵面前，有些事必须和心灵相连，还有些事需要和心灵水乳交融。心灵可以看到并感觉到一切事物，但它只能自己丰富自己。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确切需要的东西。圣贤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天生贫穷，人是否贫穷依舆论而定，于是便能巧妙区分什么是出于自然的欲望，什么是出于妄想的欲望。有尽头的欲望为自然的欲望；一直引诱我们往前跑，使我们找不到尽头的欲望，便是我们自己妄想的欲望。

4

全世界都在演戏

我们当中每个人出于软弱，都认为凡在限度以内的东西都是自己的，这样的人可以得到宽恕。但超过此极限就只有混乱。这是自己能赋予我们权利的最大范围。我们越扩大自己之所需与所有，就越受到命运的冲击难于自拔。我们欲望的自由度应限制在最直接的范围以内，而且欲望不应按直线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动，直线的尽头在别处，它应绕圆圈运动。只有如此，欲望的两端才能相靠并在我们身上以简洁的轮廓结束。不作这种考虑的行为是错误的病态行为。

社会职业都可以说是演戏。“全世界都在演戏。”我们应当像模像样地扮演自己的角色，应是模仿剧中人物的角色。不必将面具和外表当成实质，不必将外来的当作自己的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实质上都起了变化，有了新的面貌，变成了新的职务中的人。他们一举一动官气十足，深入骨髓……他们借官职拔高自己的灵魂，平时的言谈变成官员的夸夸其谈。市长和蒙田永远是两回事。要成为律师或财政官员，就别低估这类职务中存在的欺诈行为。一个老实人可以不是他职业中存在的道德败坏或蠢行的责任者，他也不会因此而拒绝从事其职业。那是他家乡的习俗，也有利可图。生活必须适应社会，而且照大家对社会认识的原样利用社会。皇帝的见解应高于他的帝国，他应把帝国看做自身以外的次要事物，而他自己私下则应善于自处并与人推心置腹，有如雅克与彼埃尔，至少对自己表里如一。

当意愿促使我站在某一边时，我的见解并不受

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影响。在当今的社会不因我个人的利益而否认敌手值得赞扬的优点，也不否认随从应指责的品质。一部优秀作品不会因为在我的诉讼里为对方辩护而失去光彩。除了辩论的症结，我坚持平等的态度。“除战争需要，我从不记死仇。”我为此自满自足，我通常看到的与此相反的做法都站不住脚。“如果此人不能顺乎理智，那就让他沉湎于痛苦。”将愤怒和仇恨扩大到超过事情本身，这说明愤怒和仇恨的起因在别处，根源也很特殊。如果某人的溃疡痊愈了，但烧还不退，这说明发烧还有别的更隐蔽的缘由。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并非出于共同的原因，也不是所有的人和国家都受到了损害，而只是在折磨他们个人。这就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格外义愤填膺，愤怒到不公正不近情理的程度。

5

不必狂热追逐感情和利益

分歧的严重程度无人能与凯撒和庞培相比，可

我在这两位优秀人物身上看出了相互之间高贵的节制态度。那是一种惟恐失去荣誉和指挥权的心理，这种心理不会导致他们不谨慎的疯狂的仇恨，他们之间没有恶意，也不存在相互诋毁。在他们激烈争夺战功的时刻也能发现某些残留的敬意和仁爱之心。如有可能，他们彼此都愿意自己事业成功的同时最好不使对方毁灭。

不必狂热追逐感情和利益。年轻时我曾阻止爱情过快地发展，当时我认为，万一爱情使我不由自主并诱我一切听其摆布，我会为此感到不快乐。因此，无论处于何种情况，只要我的心意过分热切，我都会对我倾心的事反其道而行之，权当这份心意正沉浸酒中昏昏欲醉，免得使我成为因愚蠢而肤浅看待事物的人。

二、节制问题

蒙　田

6

脱靶的射手同射不到靶子的射手一样，都不算命中

我们的手触摸东西好像带股邪气，原本美好的东西一经我们摆弄，就会变得丑陋。要是我们怀着过分热切强烈的欲望推崇德行，德行就会变成恶行。有人说，德行是绝不会过分的，因为过分了就不称其为德行了。

我见过一位大人物，为了显示自己比同辈们更加虔诚，却损害了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名声。我喜欢平和中庸的人。过分的求好求善，即便不令我厌恶，也让我吃惊，真不知应将它称作什么。无论是波萨尼亚斯的母亲，还是独裁者波斯图谬斯，他们

与其说是秉公行义，不如说是莫名其妙。这位父亲第一个下命令，带头处死自己的儿子。波斯图谬斯的儿子凭着年少气盛，稍稍先于自己的部队，高高兴兴地扑向敌人，却被他的父亲处以极刑。这类野蛮而又代价高昂的德行，我既不愿意提倡，也不愿意效仿。

脱靶的射手同射不到靶子的射手一样，都不算命中。突然间有强光与有阴影一样，都会让人眼花缭乱。柏拉图曾说，过分的超脱有害无益，劝人不可迷信超脱。适度的超脱让人喜欢，但一直超脱下去会弄得人性情乖戾染上恶癖，使人蔑视宗教法律，讨厌礼貌交谈，厌恶人间作乐，无法管理公务，不能助人，只能遭人唾骂。

7

乐趣并非人人可享，赏赐不能人人有份

乐趣并非人人可享，赏赐不能人人有份。伊巴密浓达下令抓了一名浪荡青年，佩洛庇达请求看在他的面上放了这个青年。伊巴密浓达拒绝了他的请

求，却把这面子给了同样请求释放浪子的他家的一位姑娘，并说这样的面子是给朋友的而不是给将领的。

索福克勒斯在军政官署里陪伴伯里克利，正好看到一位漂亮小伙子走过。他对伯里克利说道：“啊好漂亮的小伙儿!”伯里克利对他说“:这对别人没什么，对一位军政长官却不妥。他不仅双手要干净,两眼也要无邪。”

8

凡事都要让它的克星来整治

人是可悲的动物。他出于天性，难以做到自始至终仅仅享受单一的乐趣，何况他还会煞费苦心地用言语去减损它。如不是人为地、有意将自己弄得愈加可悲的话，人本来是不很卑鄙的。

人的智慧能减少和冲淡我们应享的乐趣，也在巧妙而又令人愉快地制造种种假象，美化和掩饰丑恶，使人对之感觉迟钝。如果我是首脑人物，我就会采用别的更为自然的做法，将这种智慧加以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